



# 女儿和她的第二故乡

要把一个家庭的漫漫十年写成一篇短文，难免有“流泛”之弊，十年间，我们这个小小的变化日新月异，无论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，都很难让笔墨稍稍滞留，这期间，似乎只有姗姗来迟的女儿是个例外。

我的出生地是位于胶东半岛的一座海滨城市，没来淄博前，我对坐拥千年繁华的古城并无概念，恋爱除了让我找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，也让我与这座曾经的“世界大城市”有了不解之缘。

在女儿出生后的十年间，我常带她辗转于威海、淄博两座城市之间，一边是带着家乡烙印“海纳百川”的复杂情愫，一边是八千年历史文化的厚重积淀，最终，“大海的女儿”毫无悬念地迷失在了聊斋故里、陶琉古镇……

我总和女儿说，你出生的时间无疑是赶

上了淄博“最好的时候”，十年前，这座城市和这座城市的居住者还在为环境保护而发愤图强。但在女儿出生后，笼罩在这座城市上的“阴霾”消失了，我们居住的华瑞园小区旁的火炬公园，也在“全国绿化模范城市”的加持下，成了淄博城市公园的标杆之一。

一直以来，我喜欢的是淄博的主城张店，但女儿却对博山情有独钟，这几年，甚至到了“着迷”的地步。一轮接一轮的疫情虽然让孩子渐渐淡忘了大海的模样，却让她与这座小山城结结实实地“卷”在了一起。

“淄”为淄水，“博”为多山，因为有了博山，淄博才好玩。”这是女儿在几进博山后，不知从哪里看到并记下的一句话，为此我专门查阅了一番史籍，前半句竟还是出自一句古语。

山城蓄养的上佳陶土，于匠人手中，百转千锤，在还原焰中不仅烧出了璀璨的“当代国

窑”，还烧出了千年瓷都的闪亮名片。制泥、成坯、雕刻、窑烧，这一乏味冗长的过程，在女儿看来却深藏着火木与匠人的较量，简直就是神奇到了极致。

我一直认为，不同领域的“大家”更适合于住小城市，因为大城市会给人带来很多繁杂的消耗。但是，他们选择小城市的条件又比较苛刻，除了环境的安静、民风的简朴外，还需要有一种渗透到墙砖街石间的醇厚韵味，能够与他们的名气和学识对应起来。这样的小城

市，全国各地不一而足，但就陶琉文化的传承而言，博山无疑为顶级之选。

譬如，曾经的颜神古镇，如今的古窑村，未变的是幽深的曲巷、素雅的门庭，改变的却是当地百姓从悲凉惶恐到师心自任的软语方言，远远听去，似乎有所争执，又继以笑声。博山人的笑声很响、很长，就好比是两件瓷器碰撞后发出的悦耳

女儿在让她着迷的颜神古镇留影。



声响。

我有时也不禁感叹，过去的十年，女儿能在这里生活得如此笃定，于她而言，在数不尽的历史遗迹与人文故事中成长，真是莫大荣幸。

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姜涛

## 千年古镇换新颜



颜神古镇一景

一排排充满年代感的瓦钵墙，一条条饱经风霜的青石板路，在我的老家——淄博市博山区山头镇古窑村，眼前的一幕幕仿佛还是记忆中儿时的样子，但与旧时不同的是，随着时光流转，千年古窑村焕发出勃勃生机，它也有了新的名字——颜神古镇。

家中有窑，窑边安家，是古窑村当地居民生活的日常。小时候爸爸常常对我讲，他每天放学后都要先做200把汤匙后，才能去做作业。

淄博作为中国陶瓷生产基地之一，博山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。新中国成立前，山头镇圆窑林立，多达100余座。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，陶瓷业得到长足的发展，转变为公私合营的博山陶瓷厂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日用陶瓷厂。

历经多个年代的变迁与发展，颜神古镇北部多为明清和民国时期的陶瓷作坊与民居，南部则为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期的建筑。各个年代的民居杂糅在一起，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当年瓷音悠然、窑火斑斓的繁荣景象。

2015年，古窑村被列入省第一批“乡村记忆”工程文化遗产传统文化村落，山头街道积极配合博山区委、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完成了35万余公顷的保护规划。我家的老房子也作为其中一部分被保护了起来。

今年9月24日，颜神古镇开园，成为古老遗存与现代业态交织映衬、历史文脉与文化创意相得益彰的文化新地标。

再次回到老家，这里已经成为拥有怀旧工厂区、13座古窑和绵延的明清古建筑群落

的网红打卡地，还建有民宿酒店、美食街、陶瓷琉璃体验馆、艺术家工作室、博物馆及展览馆、商铺等休闲设施，真正让古窑村“活”了起来。

趁着休息日，我带女儿回到古窑村，各地游客纷至沓来，我自豪地告诉她：“这就是你的老家，你的根就在这里！”

幽静的石板路，余温长存的古窑遗址，集各种时尚元素与传统手工艺于一体的颜神古镇，是淄博市近年来大力发展文旅融合的一个缩影。颜神古镇的华丽蜕变彰显了工业遗存与城市发展的互促共融，已经成为淄博文旅事业又一张亮丽的名片。十年间，我的老家迎来新生，我和我的老家都是这个伟大时代的见证者。

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侯宗梁

## 百里绿脉有我家



风景秀美的张相湖湿地公园

“柳暗花明，水碧沙清”，这是蒲松龄笔下的孝妇河；“孝水澄清遗妇泽，阳坡绕翠近人家。”《颜神八景》中也能捕捉到孝妇河水曾经清冽可鉴。

“经过治理，现在这水比我小时候还好。”我的邻居、家住淄川经开区夏庄社区的张成军领着孙子刚从河边散步回来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孝妇河生态遭到严重破坏，也就是我出生的几年间，这条河开始经历毁灭性的污染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孝妇河河水曾经浑浊发黄，散发着臭味，水面经常漂浮着垃圾，很长一段时间，村民都不愿去河边。

2012年我参加工作，住在淄川区黄家铺镇夏庄村（现淄川经开区钟楼街道），紧邻孝妇河。2014年，淄博市委、市政府围绕构建“八河联通”

主城区生态水系，实施孝妇河全流域综合治理，全面改善孝妇河流域水环境和主城区生态环境质量。沿河的排污工厂开始整治整顿，沿岸居民的环保意识逐渐增强，最直观的感受是孝妇河河水气味的逐渐恢复正常，河里能抓到鱼了，附近树林里也有居民散步了。

2019年“利奇马”突袭后，淄博市委、市政府高度重视孝妇河沿岸重建工作，孝妇河两岸挖掘机械轰鸣，新一轮综合治理大幕拉开。

那几年，我一直往返于张店和淄川之间赶班，每天开车都喜欢走走刚建成的孝妇河沿河路，因为景观改造每天都有新变化。我还随手拍下了部分改造画面。

2020年，张相湖湿地公园已经初具规模，河畔建成多

处景观，成为热门打卡地。不经意间，这里飞来几只白鹭，被摄影师捕捉；清早，沿河晨跑的人组成了队伍；退休的贾老师，每晚都会带着琴在河边放歌；不定期有环保公益活动在湿地公园广场举行……

2021年，淄博市将孝妇河打造上升为城市发展战略，组织编制了《孝妇河发展规划》，并启动实施了孝妇河生态治理项目，以推动淄博进入“拥河发展”新阶段。

啤酒、烤串、帐篷、网红直播、单车骑行……今年5月1日，张相湖湿地公园河畔一派热闹景象。每当周末和节假日，这里都会吸引众多游客。十年间，人们从“远水”到“亲水”，孝妇河焕然一新，成了造福市民的幸福河。

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邹长永